

边关风

2022 遇见·山里的守库兵



守望的寂寥与收获。

鲜艳的五星红旗，在冰雪的白色世界徐徐升起。国庆节过后，祖国西陲的山里下了一场雪。每到国庆节这一天，守护在这片冰川下的新疆军区某部三哨所的官兵，都会在营区举行升旗仪式。

深处的哨所，官兵们却用默默无闻的守护选择了另一种“慢”的生活节奏。“从前的日子很慢，车马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”在守哨官兵的字典里，“慢”字的含义更深远，“爱”字的含义更辽远。

深山守库兵的光阴故事

王 畅 卢伟杰 徐梓淇

特稿

有一种感动，定格幸福时刻——一张全家福背后的付出和收获

镜头前，陈英领憨憨地笑着。这位老兵身边，他的妻子张允允脸上写满幸福。夫妻二人中间的“C位”，他们刚满3岁的女儿用双手搭成一颗“心”形。

“大伙看镜头，三二一，茄子！”镜头中的这幅画面，仿佛就是对“幸福”二字的定义。这是一家人难得的团圆时刻，也是他们生命中值得铭记的美好瞬间。

时光回溯到2008年，陈英领脸上还带着青涩稚气。这一年，他即将当兵奔赴边疆。离乡前往部队的火车站台上，空气中氤氲着离别的伤感。

从山东到新疆，列车开了三天两夜，下了火车，又倒汽车。路越走越远，一直握着手机的陈英领，心越走越凉。

一段感情刚刚萌芽，便好像遇到了一场风雪。电话沟通不畅，只能定期写信联系，陈英领初到哨所的日子，内心充满焦躁情绪。

山里的日子平淡如水，孤寂将每天、每一分钟拉得很长。每个周末，对陈英领来说，最幸福的时刻，就是和张允允好不容易接通电话的时候。

他们的手机上，那一串串通话记录、一封封因“信号不好”反复重发的微信，让这对青年男女坚定了彼此守护的真情。

山里的日子，说慢其实也快。一年多后，陈英领被上级批准留队。那天，“留下”这两个字从陈英领口中蹦出后，电话那头的张允允先是哭出了声，随后而至的短信却是：“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，我都支持你！”

2013年，已经陪伴陈英领6年的张允允，做了一个决定：在未婚夫生日前夕，启程出发到哨所探亲。这一年，陈英领即将调整为“中士”，在哨所步入老兵行列。

4年后，通往哨所的山路，重新整修成柏油路，山上的通信基站建起来了。陈英领到镇上联系了一个摄影师，准备补拍一张结婚照。只不过，这张结婚照上多了一个人，他们的爱情结晶——3岁的女儿彤彤。

“我媳妇和女儿再过几天就要来探亲了，麻烦您跟着我到哨所跑一



哨所官兵闲暇时在营区外的山头上谈心；图②：李海杰（右一）和战友在山顶呐喊；图③：陈英领与家人视频聊天；图④：王国栓一家人合影。



赵月华、宋浩祺

有一种光芒，是用坚守打磨出的岁月包浆——坚守，军人的字典中只有这一种选择

哨所坐落的那座山，山顶是一片终年不化的冰川。站在哨楼山顶眺望，阳光下的冰川，总是反射着耀眼光芒。

傍晚，官兵吃完晚饭，三三两两坐在营门外的大石头上聊天，身后的冰川沐浴着晚霞，画面异常温馨。他们喜欢在这个时候聊家乡的话题。

魏文超的家在河南，从渤海之畔的军校毕业，他选择了驻守西北边防。作为新排长，刚到哨所的那些日子，寂寞艰苦的戍边生活，也曾让他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。

然而，真正的边关并不仅仅拥有诗意的浪漫，还有绵长的孤寂与酷暑。特别在巡逻走得久时，不接下气时，夜深人静在哨楼执勤时，想要离开的念头不止一次涌上心头……

魏文超的父亲曾是一名驻守边防的老兵，在新疆守防的多年间，多次立功受奖。时隔多年，魏文超考上了军校，父亲才把那些在箱子里尘封已久的奖章拿出来，作为礼物送给即将启程的魏文超。

一次，他在电话里说起自己要“打退堂鼓”，没想到父亲并没有批评他，而是用微信默默为他转来一篇军旅作家的散文，其中有这样一句话：守着这座山，永不撤退，是军人唯一的选择。

“守着这座山，永不撤退。”魏文超反复品味着这句话，每天守护的大山在眼睛里也渐渐有了“变化”——那山海拔不算高，却只有在每年夏天山坡上才能看到点点绿意。

看冰川在阳光下折射各种颜色，魏文超这样描述冰川下的坚守：“在这里守久了，看久了，我觉得这冰川也好像有了生命：黄色反光意味着祥和的内心，橘红色反光代表元气满满，蓝色反光看上去显得很冷峻，紫色反光则自带忧郁气质……”

那段时间，每次巡逻归来，拿到手机，他会下意识读几章刚下载的电子书。有时，也会铺开久远的信笺，开始给父母写家信，在信里描述自己戍边生活。渐渐地，时任队长万里强发现了小魏的变化，鼓励他把读过的故事写成“读后感”，每周找一个固定时间和战友们分享，地点就在——营区门口的大石头旁。

第一次和战友分享“读后感”，那个傍晚，魏文超和大家聊了大半个钟头，战友们热烈鼓掌，让他格外暖心。第二次和战友分享“读后感”，他结合自己的感悟一连讲述几个故事，大家听得津津有味，不知不觉忘记了时间……

第三次他决定向战友们分享一个自己的故事，并巧妙地提前“打了个埋伏”。待他讲完，班长李海杰憨憨地笑着问：“这是写我的吧？”原来，这是魏文超根据李海杰和妻子的亲身经历创作的故事。

这样的故事，魏文超渐渐“积攒”起厚厚一大本。小伙子谦虚地解读：“我只想记录战友们的坚守。”

哨所依然是那个哨所，却越来越温暖，越来越像一个家。“永不撤退”成了一个目标，不仅是魏文超的“远方”，也是哨所每名战友坚守的意义。

有一种传承，守哨就是守家——家乡和哨所，军人心中的两个家

一个雪夜，一个身影蹒跚走进洞库。昏黄的灯光下，他细细排查库内情况……驻守哨所，这个身影被不少战友所熟悉，当这一幕被搬上国庆晚会舞台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坐在台下的王国栓。

王国栓是哨所一名老职工，在哨所已经守了30多年。队领导说，他是咱这儿最老的“兵”，也是这里最早的兵。年轻战士们听了这话，个个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：“老王也当过兵？”

此话不假，“老王”确实是个兵。18岁，王国栓从家乡河南出发到了哨所，成了一名守库兵。穿上军装，他圆了几时梦，但哨所驻地太偏远，火车坐了三天两夜，西北的冷风吹得人心里寒……

王国栓只是在地理课本上知道“新疆”这个概念。他知道新疆地处祖国大西北，从老家到哨所，直线距离横跨大半个中国版图。对哨所的环境，他却全然不知，只听说哨所驻地到处是荒原。

到了哨所，王国栓发现，哨所位于群山怀抱之中，方圆几十公里不见人烟。天好时，驾驶汽车从哨所到距离较近的县城，一趟要走上大半天，出哨进哨只有一条道。

哨所初建，百废待兴，刚来时只能住地窝子……建好哨才能守好哨！王国栓和战友肩挑手抬，将一担担石头、一摞摞砖瓦从山下运到山上，逐渐建起了学习室、器械室，又修缮了操场，还在营区外修了路。

多年后，哨所面临编制体制调整，王国栓因为专业不对口，无奈选择了退伍。离队前夕，时任队长彭国生红着眼眶告诉他说：“想家了，再回来。”

那是王国栓入伍第7年，在哨所守了7年，他熟悉这里的一切，从宿舍营房到洞库的路，他说，自己闭着眼睛也能摸过去。这样一个刻进灵魂深处的地方，王国栓忘不了。

脱下军装，回到地处平原的河南老家，他却感觉不太适应家乡的“暖冬”。天不亮就起床，出门走一圈，再去菜市场买菜，回来做早餐，照顾女儿起床、洗漱、吃早餐……新生活比驻哨时轻松许多、也有规律许多，他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

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，一次，王国栓接到彭国生打来的电话说：“新装备列装，哨所正是需要人的时候，队伍需要带，业务需要传承，哨所需要你。”

电话那头的王国栓心潮起伏，早就飞回了边疆的“家”。那个夜晚，王国栓和妻子卫彩霞聊起这个电话，她早就读懂了丈夫的心思……

无声的泪水，诉说默默地担当。卫彩霞深深懂得丈夫的心里装着责任，装着哨所，日思夜想的，是远方的那个“家”；用柔弱双肩为丈夫撑起一片更广阔的天空，是她作为妻子的责任。

再次坐上西去的火车上，王国栓的内心五味杂陈：舍不得家，也放不下哨所的战友，记忆中许多画面，或清晰或模糊地在眼前闪现。火车上的夜晚，王国栓辗转难眠。

“军人都有两个家。”也是在那段特殊的“归程”中，他懂得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早就和哨所、和战友分不开了。距离哨所越来越远，王国栓的心里越来越亮堂。

“自从回到哨所，他就留在了哨所……”卫彩霞和远在银川的姐姐通电话，他啊，自从回到哨所，身上的老毛病都好了，心情也好，吃啥都香，“哨所的事，就是他挂心的事。他说，做自己喜欢的事，再苦再累也觉得有意思。”

又过了几年，哨所再次编制体制调整，王国栓转改为职工。如今，59岁的王国栓仍然坚守在哨所。为了支持丈夫工作，卫彩霞也辞掉老家的的工作，搬到了丈夫的驻地，和丈夫一起守起了哨所的“家”。

守望，让远方成了家园。卫彩霞说，你守护哨所，我守护你。这是夫妻二人对彼此的承诺，也是他们笃定的幸福生活。

南陲边关，哀牢山脉蜿蜒曲折的褶皱深处，一个名叫二甫的地方。这里，驻守着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一群边防军人。

二甫地处原始丛林中，每年雨季长达8个月，唯一通往外界的山路经常被泥石流阻断，手机信号也时断时续，这里也被称为“边塞孤岛”。

有着12年军龄的赵子有，是如今连队兵龄最长的老兵。漫长的军旅生涯，与路相伴。赵子有不怎么费力，就能说出许多有关路的记忆。

他总意味深长地说，二甫的路，让人刻骨铭心。

二甫多雨，雨季时，一连半个月的浙沥小雨，能让连队一夜变成真正的“孤岛”。

多年前，一位领导到连队蹲点，意外遇上一场连续下了数周不停歇的雨。担心遇上山洪暴发，他便守在连队月余。连队战士王亮亮的女朋友，好不容易来队探亲一趟，也被困在连队，跟着大家一起挖野菜、吃罐头。

一个夏天，下士蒋建生突发阑尾炎急需送医。赶上大雨天，副连长王满江带上几名战士轮流背起蒋建生，向路的那头一溜小跑。

「边塞孤岛」：路远情更长

一路上，他们不停地喊着蒋建生的名字，跋涉数公里，将他送上一辆老乡的拖拉机。好不容易赶到乡卫生院，医生做出诊断：立即手术。一小时后，手术顺利结束。护士们将蒋建生推出手术室，看到王满江和战士们躺在手术室外的长椅上睡着了，不忍心叫醒他们。

二甫军人，谁也数不清走了多少遍二甫的路。也因为一次次踏上这条路，他们从中体悟到了更多深情。每次听得眼泪涟涟，官兵们都会由衷说一句，二甫的路远，但守在这条路上，收获也很多。

“啥路也走过、啥车也坐过，唯独抬着车走路是头一遭。”这是许多年前，一位军事记者到二甫边防连采访时，留下的一句话。

这句话后来被收录在连队的荣誉故事集中。还是新兵时，赵子有对此就深有体会——清晨从县城出发，一路上大巴换货车、货车换手扶拖拉机；柏油路换弹石路，弹石路换土路。离二甫还有数公里时，他们遭遇了百米长的路面塌方。无奈，大家只能上演了一出“车坐人”。

官兵们将乘坐的拖拉机“大卸八块”，一件一件地抬过塌方路段，而后又将机组装起来继续赶路。就这样，大家赶到连队时已是深夜了。

“边塞孤岛”的路，也是官兵的情感寄托。对于一级上士罗军来说，这条路记载了他和妻子的“心路”。

2019年8月，罗军的妻子何万云从老家千里迢迢赶来二甫，探望她一年多未见的丈夫。翌日一早，何万云乘坐的车辆行进到大半程，便因塌方无法继续前进。何万云只得踏着淤泥积水步行前往。走在那条路上，这位军嫂不知摔倒多少次，又爬起来多少次。

小黑江桥面被淤泥和落石覆盖，连一处下脚的地方都没有，而且随时有再次发生泥石流的可能。

“不能再走了！”这位探亲的军嫂，不得已停在小黑江畔。这里，距此行的终点站，仅仅隔了一座桥。望着桥那边的罗军，何万云站在桥边，泪流满面。

“媳妇，你别往前走了，我看到你了。”江对面传来了罗军断续的声音。何万云也哭着喊道：“我也看到你了，这次我恐怕过不去了……”

那天下午，伴着小黑江呜咽的江水，这对夫妻就这样对着空气喊了许久。转身离去时，何万云回头望了一眼江对岸——那个熟悉的身影，一直还在挥手。

半年后，何万云再次乘队，终于登上了丈夫驻守的“孤岛”。她对大家说：有一种重逢叫“隔江团圆”。路远情更长，在二甫的每一种相遇都是守望，都很温暖。